

心斋家学导言

一、王心斋先生简介

二、本书的构成

三、心斋家学简述

四、小结

一、王心斋先生简介

王心斋先生讳艮，是泰州安丰场人（今东台市安丰镇）。十一岁时，因家贫之故，不能继续学业。十九岁，奉父命，在各地经商，因处理财务得宜，家庭日渐富裕。二十五岁，在山东，心斋先生拜谒孔庙，奋然有担当道义的志向。于是每日诵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。心斋先生把书放在袖子里，逢人便问。这个阶段，心斋先生最大的特征是笃行。心斋的弟子，宰相李春芳说：“先生之学，始于笃行，终于心悟。”学者论心斋先生的“笃行”时说：“要其笃行，非苟从之，谓有疑便疑，可信便信；及其既信，则以非常之自信力，当下即行其所信，不复陷溺于陈言，不复自拘于流品。”（大概心斋先生的笃行不是随随便便就听从一个意见。心斋先生有疑惑便疑惑，可以肯信便肯信。一旦心斋先生肯信一件事情，就会用一常人所不及的巨大的信力，当下就把所信的事情落实在行为上。不在被过去的言论所限制，不在被旁人的议论所拘束住。）到二十九岁，心斋先生梦中大悟。三十八岁，心斋先生拜阳明为师。五十四岁，父亲守庵公无疾而卒，享年九十三，守庵公常和人说：我有如此孝子，故能延寿至此。心斋先生治丧时，冒寒筑莹埆，留下寒疾，五十八岁去世。

阳明弟子之中，开展民间讲学最为兴盛的是心斋先生。心斋门下，常有樵夫瓦匠。比如朱光信先生，每日上山砍柴，奉养老母。路过心斋先生家门，朱光信便把柴放在心斋家门口，坐在门外听心斋先生讲学。听到欢欣鼓舞处，就背起柴火，浩歌而去。朱光信这类人物，在泰州学派的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李二曲称心斋先生：“雨化风行，万众环集，先生抵掌其间，启以机钥，导以固有，靡不心开目明，豁然如桎得脱，如旅得归。”（心斋讲学，如雨水化育万物，如风吹拂万物。千万人环聚到心斋身边。心斋在众人之中激扬地讲学，恰中要害地当机指点学者，引导出学者内在本有之力量。学者无不心灵打开，眼目光明，豁然开朗，像囚徒摆脱桎梏，旅人回到家乡。）赵大洲称心斋先生：“其为人骨刚气和，性灵澄澈，音咳顾盼，使人意消，往往别及他事以破本疑，机应响疾，精蕴毕露。”（心斋先生为人有刚硬的骨气，有平和的气息。心斋先生心性灵明通透，他一个声音，一声叹息，一个眼神，当下使人的意气消弭。心斋先生往往谈一些别的事情来破除学者原本的疑惑，各种机锋在讲会上不停发生，学问的精蕴统统都呈现出来。）

心斋先生所开创的泰州学派，在平民之中讲身心性命之学，对社会风俗有着巨大的影响。泰州一代，民风为之一转。田间地头，“在在处处高谈仁义”成了安丰一带的社会风气。到心斋先生三传弟子罗近溪，面向平民讲学的风气更为兴盛。在云南，一场讲会最多有四五万人参与。所以学者有称心斋先生“感及齐氓，化民成俗之功，且不在阳明下也。”（《王心斋先生学谱》）

二、本书的构成

赵大洲说：“先生不喜著述，或应酬之作，皆令门人儿子把笔，口占授之，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。”（心斋先生不喜欢著述，往往在应酬之际，吩咐门人、儿子执笔，心斋口述，子弟把

一些重要的教训记下来。能把心斋想表达的意思传达出来，就不继续说了。

所以心斋的语录往往约而达（很简单，却能直达义理），微而臧（通过细小的事情说出很好的道理），罕譬而喻（打的比方少，但是能让人明白）。同时，我们也能从门弟子所记录的文字中，想象当年心斋师门讲学的那种语气、情境。

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心斋的文字很不成体系，亡佚很多，所谓“十不能一二”（十句教导留下来不足一两句），历代学者都在整理心斋的文字，仅明代就有《王心斋先生全集》、《淮南王氏三贤全书》、《心斋约言》、《心斋要语》、《心斋先生疏传合编》。这些集子内容上有交叉，编排上很不同。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学习的本子。而本书的目的，在于利用心斋之学，切实地对改变家风起到一定作用，所以我挑选了心斋的七世孙王士伟所编撰的《心斋先生学述》为本书的主要内容。《学述》共十四节，从十四个角度介绍心斋之学。三年前，我和一些学友在网络上共读《学述》，并且在各自家庭之中运用，受益颇多。我想，这部分内容对于读者齐家一定能有很大启发。是为本书的第一个部分。

本书的第二部分，是《学述》以外，心斋与泰州后学（东厓、一庵、山农、近溪等）和齐家有关的诗文杂著。选取的唯一标准是对我们齐家，对我们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否有益。

三、王心斋家学简述

（1）简易

心斋先生处理复杂的家务事给人的感觉是：非常容易。

《王心斋年谱》上记载：“时诸弟毕婚，诸妇妆奁厚薄不等，有以为言者。先生一日奉亲坐堂上，焚香座前，召昆弟诫曰：“家人离，起于财务不均。”令各出所有，置庭中，错综归之，家众贴然。”

当时（1516年），王心斋先生的几个弟弟刚刚结完婚，几个儿媳妇的嫁妆有的重，有的轻。这时候，就有人说闲话，搬弄是非了。有一天，王心斋先生请父亲郑重其事地坐在家中堂上，在父亲的坐前焚香，并且把家中的兄弟都召集过来，说：“家人离心，从财务不均衡开始。”于是吩咐兄弟把各家的贵重财物都拿出来，放置在庭院中。心斋先生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，重新分配，家中所有的兄弟都很满意。

一家人，不能完全和睦，心中对亲人有一点埋怨，这是我们常有的状态。家中有了这些不满的情绪，家外自然也就有了闲话。这就是“有以为言”。有以为言，是寻常人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而且，外人说闲话也常常是出于关心，不是恶意。除非一家人绝对的和睦，彼此之间满是感激亲爱，“有以为言”这样的事情是很难避免的。孔子曾盛赞弟子闵子骞：“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闵子骞真是孝顺啊，没有人在他的父母兄弟之间说长道短。做到闵子骞这样，家庭就极好了。如果能有这样的家庭，我们便有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倚靠。我们在这世上生活，便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。儒家说我们修身做好了，那么家庭就能够好（身修而后家齐），齐家是检验我们学养的重要指标。而家庭要到什么状态，我们看看闵子骞，就能够知道了。

心斋的家庭，存在“有以为言”的情况。表面上是财富不均引起的，根子上还是家人之间没有通气，彼此之间存在计较。这种情况，心斋什么计谋都没用，直接在父亲的见证下给大家重新分了财物。重新分配财物，这事情能办成，主要不在于心斋分配得平均。而在于心斋在家人中为人信服。大家在和心斋的长期相处中，根本不会怀疑心斋会根据自己的好恶去偏袒

谁。哪怕重新分配了之后我吃亏了，只要是心斋主持的事情，我就服他。

其次，再仇视的家人，毕竟是家人。为了利益，更多的是为了一时意气，家人之间忘记了这天然的情分。心斋说：“家人离，起于财务不均。”大家当即接受：是啊！怎么因为一点点财货搞到家人离散啊！太不值了。如果说这个话的不是心斋，家人或许会想：“你平时还不是看中财货，今天的事情没有落在你头上，你当然做出一副君子的样子。”或许会想：“你有钱，你不在乎，你不知道我们生活有多辛苦。”或许会在心里嘀咕：“这回你这么积极，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好处。”我们看心斋的整个人生，一言一行纯是出于道义，没有一点点为自己考虑的心，也没有一点点要讨好别人的心。纯粹从道义出发，从自己的良心出发，这就是“直”。很多家庭矛盾，不是因为人坏，而是因为不直，七拐八弯，发心不纯，心存侥幸，这就是“枉”。孔子对哀公说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。”在一群不直的人中间，如果能直心而行，那么大家会信服他。又对樊迟说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如果在一群不直的人中直心而行，那么不直的人也会变直。如果一家人抛弃得失荣辱，都是一颗良心应对万事，那么家庭就通气了，就是闵子骞那种一团和气。

如此，家中便没有难为之事。这是儒家所说的简易之道（凡事发自良心去做，不涉及人为安排，便能简单容易）。

（2）庸常

前面说，齐家不难，只要直心而行就好了。可这个直心而行，常人很难做到事事如此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读读心斋的文字，看看如何能够让自己回到那个简易直接的生命状态中。

直心而行的状态，本不难做到。孝顺父母，敬重长辈，慈爱孩子，这个是人类的天性。心斋先生说：“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”又说：“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。”儒家讲修身齐家，不是遥不可及的，也没有什么神秘玄妙的。百姓日常生活中那样一颗孝悌之心也就是圣人的孝悌之心，只是圣人的孝悌之心纯粹，没有掺杂进别的东西。纯粹二字，就是不容易做到的地方。

《中庸》引述孔子的话：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。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余，不敢尽。”

君子之道有四样，我孔丘没有一样能做得好（这四样都是寻常的事情）：希望孩子怎么对待父亲，我就怎么对待父亲；希望臣下怎么对待君上，我就怎么对待君主；希望弟弟怎么对待兄长，我就怎么对待兄长；希望朋友怎么对待朋友，我就先去这么对待朋友。最平庸寻常的行为，孔子也要竭尽全力去做，最平庸寻常的言论，孔子也是谨慎言之。如果自己的实践做得不够，达不到君子的标准，不敢不自勉；如果自己的实践很好了，也不敢以君子自居。

孔子以这样的态度应对人生，只是把事父、事兄等事做到纯粹。把最寻常的事情，做得尽量纯粹，这就很难。孔子说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鲜能久矣。”（中庸之道，已经是极致的德行了，老百姓已经很久都做不到了。）又说：“天下国家，可均也；爵禄，可辞也；白刃，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（即使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好，高官厚禄可以推辞，刀刃也可以在上面走过去，中庸都不能做到。）

这些话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轻视那些最基本的德行。有一位年轻的学友，他学习儒学半年了，父亲在城市打工。他在父亲生日的时候去父亲工地，想好好表现一下，让父亲知道自己已经和过去不同了。他回去之前就想好，每天一定要在父亲起床之前起床，给父亲做早饭。头两天，他确实早起了。但是父亲说不用他做饭，他做饭不合父亲口味。于是接下来，他还是比父亲早起，只是做些别的事情，而不做早饭了。又过了几日，他在闹钟响起来的时候，想着反正也不必给父亲做早饭，早上做的事情晚点做也没什么，于是就赖床赖到很晚。父亲对此也没说什么，觉得很正常。因为在父亲心中，儿子确实是这么懒惰的。离开了父亲

的工地，这位学友就很后悔了。每年与父亲相聚没有几天，就那几天，还未能做得很好。甚至还因为一些意见的不同，和父亲发生了口角。去之前下决心下的很大，想法也很多。那时根本不怀疑自己早晚会做不到，而是想着把父亲侍奉得非常周道，愉快，让父亲感受到自己已经可以依靠信任了。并且在此基础上，运用自己学到的东西，给父亲处理家务提供一些建议。再有，就是希望说服父亲，让他不要那么迷信，本身钱不多，还到处拜神拜佛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想法都太高看自己了。

学习儒学的人，有修身的兴趣的人，常常会追求一些很高明的东西，却没有用力把最平庸的事情做到位（即：庸德之行，把最平庸的德行“行出来”）。这其实是要花费巨大的气力的，可能一点也不比打坐参禅花的力气小。泰州学派，从心斋先生到近溪先生，都十分注重这个事情。张居正曾经看过一篇心斋先生的遗稿，看完之后和别人讲：“世多称王心斋，此书数千言，单言孝弟，何迂阔也！”（世上的人多称道王心斋，而他这份遗稿，几千字，单单在讲孝悌，何其迂腐啊！）罗近溪说：“嘻！孝弟可谓迂阔乎？”（噫！孝悌怎么能叫迂腐呢？）上文提到的，心斋能够四两拨千斤地处理家庭矛盾，原因也就在这个最庸常的孝悌上。

我们可以看看，心斋把这庸常之事做到什么地步。

《王心斋年谱》记载：“冬十一月，守庵公早起，以户役急赴官，取冷水盥面。先生见之痛苦，曰：‘有子而亲劳若是，安用人子为？’遂请出代亲役。自是，晨省夜问，如古礼。”心斋二十六岁那年冬天十一月。父亲守庵公因为要服劳役，所以很早起床，用冷水洗脸，洗好赶紧去官府。先生看到了之后，心中非常痛苦，说：“有儿子的父母竟然这么劳苦，那还要儿子做什么？”于是请求代替父亲去服劳役。并且从此以后，心斋在早晨起床与睡前问安这些仪节上都按照古礼去做了。

这是心斋先生二十六岁发生的事情。心斋先生原本是盐丁，并非儒生。他二十五岁去山东做生意，路过孔庙，心有所感，才开始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。他并非有老师教，而是把书放在袖子里，遇到读书人便问。一年之后，他看到父亲早上用冷水洗脸，心中便觉得不忍心了。这个不忍心，我想，连不孝的子女都会有。做子女的看到老人如此，心中一定会有波澜。而一般人，心中有不忍心，终究还是忍心过去了。而心斋心中有这个不忍，便必定落实到行动上，不管这个事情多么寻常。

王阳明曾称赞心斋是“真学圣人者，信即信，疑即疑，一毫不苟”。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看到心斋对生命的态度。我们现在读心斋，并不是要掌握心斋的治家诀窍，掌握一套方法。我想，读心斋主要是学他修身的方法，使自己成为心斋那样的人。能成为心斋那样的人，我们便不愁没有齐家的办法。

我们看心斋这个事情，再对照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年轻的学友。他与心斋差不多在同样的年龄一心学习儒学，而齐家方面，有这样的差别。关键在这个“庸德之行”上。庸德，人人都可以做到，关键是要不要做？给不给自己苟且的空间？

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心斋开始遵行古礼了，因为他体会到了古人何以要行这些礼仪。于是他做起来就不显得尴尬，只是发自内心。现在我们在家中恢复一些礼仪，关键不是具体的细节，而是我们对父母的心能不能到位。而这颗心能不能到位，靠的不是思辨，不是在脑子里琢磨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去实践孝、悌、慈。学习儒学，道理主要是从世上真实的实践中体贴出来的，而不是玄想出来的。赵大洲给心斋先生写的墓志铭中说：“行即悟处，悟即行处，是先生早年之悟。”（实践到什么地步，就是领悟到什么地步，领悟到什么地步，就是实践到什么地步，这是心斋先生早年悟到的东西。）

（3）立本

心斋齐家，核心点是把一切家庭问题都理归到自己身上。如果能体验到这一点，齐家的事业便不难做。心斋说：“知得吾身是天下国家之本，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，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。”如果能够真正体会到己身是天下国家的根本，那么天地万物都依靠我，而不是我依靠天地万物。

一位丈夫，在妻子工作种出现闪失的时候，给妻子提出一些建议。但是妻子心理上非常抵触。这个丈夫觉得妻子非常固执，他想：“我明明是出于好心，给妻子提出建议呀，而妻子总是不听，不但不领情，还和我生气。如果妻子不那么固执，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就好了。”这是把问题归在妻子身上。在这个丈夫给妻子提出意见的时候，语气神色之间，有一种为自己树立威信的心，有一种对妻子过去不信任自己的抱怨。这些内心隐微的动机，虽然很细微，但是妻子一下就能感觉到（毕竟是朝夕相处的），所以妻子非常不满。她不满的不是丈夫给自己提出建议，而是不满丈夫在自己工作出现闪失的时候，还抓住机会数落我，显摆他的高明。

丈夫固然可以认为，妻子如果大度一点，家庭就会很融洽。但是这样，家庭好不好便不是丈夫可以掌控的，而是受制于妻子的“大度”程度。这就和心斋说的“以天地万物依于己，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”正好相反。

我们如果想齐家，首先要对整个家庭有一个担当，有一个“掌握”。要让家庭依靠自己，而不是自己依靠家庭。周易说“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”，乾的刚健的德行是主导天地化育的，而这个“知”，就如知县知府的知，是“知掌”，“掌管”的意思。在一个家庭中，如果我要齐家，首先就要有这个不被外物所牵绊，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的能力。只有我们立了这个本，扎稳脚跟，家人才可能被你所转化，而不是你被一些家庭琐事所转化。

心斋先生喜欢举大舜的例子，先生说：“瞽叟未化，舜是一样命，瞽叟既化，舜是一样命。”瞽叟是舜的父亲，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。舜只是做好一个儿子当作的，最终瞽叟被儿子感化。我们试想，瞽叟就算没有被感化，舜的人生丝毫不因此减色半分。舜的人生不靠家庭来决定，全然在于自己。这就是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了。

如果真能做到“立本”，可能我们的家庭做不到心斋那样幸福，但是我们的家庭一定达到最大程度的幸福。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生命的完美了！（如果我们从整个家族的气运上看，我能最大程度的振奋整个家族的家风。）

如果之前那个例子，那位丈夫能看到家庭的一切问题，在我身上都有其原因，我或多或少给所有的家庭问题推波助澜了，那么事情就好办了。那时候，妻子对丈夫的建议不满时，他便会感受到自己言行的不妥。可能他不会继续理直气壮地和妻子争吵，心里也不会不断地认定妻子固执。（认为妻子固执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、自我欺骗。是给自己壮胆，让自己忽略掉，掩盖住心中的理亏的感觉。）可能这个丈夫立刻就有些愧疚了。只要有了这个愧疚，接下来，不管做什么，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之情就会生出来了。妻子这时候会主动去接受丈夫的意见了。

这就是心斋常说的：“人不爱我，必有我不爱处。”别人对我没有仁爱，在我一定有使人不爱之处。“爱人直到人亦爱。”我们之去仁爱别人，一直到别人也被我感化，也成了一个仁爱的人。

立吾身为一家之本，进而可以为一族之本，甚至可以为天下之本。学生回忆心斋先生，说：“先生每论世道，便谓自家有愧。”心斋先生每每谈及世道，谈到一些国家的状况，就觉得自己是负有责任的，有愧疚。这便是齐家功夫做到极深厚了。

我们现在这么讲：所有的事情，都要看到问题在我这里，我们解决一切问题，都要从我这里出发，把我自己作为“革命根据地”。这个讲法似乎是个方法，是个道理。所谓方法，道理，就是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照做就好了。其实，这不是一个方法、道理、知识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“体验”。所以，心斋的族弟一庵先生强调“格度体验到吾身为本”。这是何种体验呢？

我把心斋读得很熟，知道一切的根本在我身上，而实际和妻子产生争执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就在妻子身上找原因，而不是当下感到愧疚——我激发了妻子的抱怨。这就是没有体验到“一切问题的根本在我身上”。心斋讲了好多的道理，好多的方法，来帮助我们逐渐体验到“一切问题的根本在我身上”。心斋说，我们修身真能修道体验到“本在吾身”的地步，那么我们就可以“位天地，育万物”（让天地之间各安其位，让万物生生不息地化育）了。

心斋悟道正是和这一点相关的。那是在正德六年，心斋当时二十九岁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天塌下来了，压到人身上，万人在奔走哭嚎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倘若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梦，心中必是慌张，会想着怎么逃生。而心斋在梦里一点也没想到自己，只是想着天下人怎么办。这就是“天地万物依于己”了。心斋在梦中独自一人，奋臂托天。他看到日月星宿次序紊乱，又在梦中把他们整布如故。醒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是汗，仿佛淋了一场大雨。当时，心斋先生觉得：“心体洞彻，‘万物一体、宇宙在我’之念益真切不容己。”心斋觉得心里非常透彻，真切感受到万物真是一个整体，而整个宇宙万物皆依靠于我，这种感受一直在心中，不能停息。这样一种感受不是一个知识性的理解，而是一个真实的“体验”。

在梦中，心斋先生的状态是“宇宙在我”，而醒了之后，心斋先生的一切言行都是宇宙在我，天地万物依于己的状态。这样的状态，成了心斋人生的基本状态。有了这样一个状态，齐家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
可以说，心斋的大部分语录，都在指引人体验到这个状态。这个状态是儒家的核心体验——“仁”，万物一体之仁。这是我们齐家的根本，是我们生命的根本。

（4）门风

“十年乙亥，先生三十三岁。家益繁庶。先生总理严密，门庭肃然，子弟于宾客不整容不敢见。”

1515年，心斋先生三十三岁。心斋先生家中日渐繁荣，心斋先生统筹处理家族中的事务，非常周密。所以门风很整肃。家中的小辈们不整理好自己的仪容，不敢随便面见来客。整肃，是对于自己生命的看重，不随便，不苟且。一个儒者的家庭，即便再贫乏，生活总是很用心的。衣服可以用不太好的布去做，但是，裁剪总要用心。衣服可以打补丁，但是，不能脏兮兮的（污），或者有个洞也不去补上（损）。这是看重我们的身体，不轻视父母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“身”。

孔子“割不正不食”，肉割得不正，是不吃的。这个不是过度讲究，而是对自己生命的看重，不苟且。肉割得正，不需要花钱，只要用心割就好了。孔子说：“群居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”如果终日与众人相处，做事情都是随随便便不用心，这样的人生是很难过得有意义的。

心斋说：“至尊者道，至尊者身，身与道便尊。”道是最尊贵的，我们的身也是最尊贵的，身和道一样尊贵。因为道是无声无臭，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唯有我们的言行可以呈现出道。《中庸》讲：“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”。如果没有至德之人，至道是无法在天地间凝结的。天地精神正是靠着君子凝聚起来的。君子修身，不止是为了成就自己，更加是凝聚出天地的“矩”、天地的“法象”。

这个矩就是工匠用来制作器物使用的矩尺。心斋说：“吾身犹矩，天下国家犹方，天下国家不方，还是吾身不方。”又说：“如身在一家，必修身立本，以为一家之法，是为一家之师矣。”心斋先生在家中，一言一行，都可以作为家人的楷模。这便是家人的老师。所谓的师，并不是教人知识、技能。《中庸》讲：“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”君子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以道为标准，君子教人，实际上只是和人相处而已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让家中子弟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气，变得和君子一致，这就是“以人治人，改而止”。《中庸》对政治有个比喻：“夫政也者，蒲芦也。”蒲芦是一种昆虫，又叫蜾蠃（郑玄注：“蒲芦，蜾蠃。”），古人认为：“蒲芦化

桑虫之子为己子。”蒲芦养育桑虫的孩子，养着养着，就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孩子了。这是一种寄生现象，而古人用这个比喻，来说教育、政治的本质，是君子把他人转化成和自己一样的君子。这就是“化民成俗”。而在一个家庭中，即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转化家风。

转化家风，以至于化民成俗，这是心斋学问的主要内容，所以心斋的后人说：“（心斋）先生生平不喜著述，且不以言语为教。”心斋先生生平不喜欢著书立说，而且不用言语教人。心斋弟子聂静在搜集心斋文集后讲：“（心斋）先生不主言诠，或因问答，或寓简书，言句篇牍收之于流播，得之于十一也。”心斋先生不主张用言语阐明道理（所以文章很难搜集）。有时在偶然的问答中，有时在给人的书信中，流传出一些语句、文章，我们（聂静等人）能搜集到的不过十分之一。

另一方面，学生记载：“先生眉睫之间省人最多。”心斋先生在眉宇神情之间，最能启发人。还有说：“学者有积疑，见先生多不问而解。”学者有长久的疑惑，见到心斋先生之后，和他相处一段时间，大多不用再问，就能解决那个疑惑了。

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心斋的老师（王阳明先生）教育弟子的一件事情。王阳明先生曾经带着一群弟子见一位太守。太守请大家饮酒。酒席结束后。阳明先生叹气，说：“诸君不用功，麻木可惧！”各位弟子不下功夫，十分麻木，让人忧惧！

听到阳明先生这么一说，弟子们非常慌张，赶紧跪下请示。阳明说：“第问汝止。”意思是，你们别问我，去问王汝止（即王心斋）。这些弟子转而去问王心斋。心斋说，刚刚太守给我们行酒的时候，我们都燕坐不起，确实是麻木。

当时，太守行酒，师兄弟不起来，心斋当然不好独自起来，那会让师兄弟难堪。但是心斋坐着，神情必然有些表现，而不是一副燕安的样子。而阳明先生当时必是看到了心斋的细微神色，所以事后让大家问心斋。

这事情发生在五百多年前。我们今日依然可以感受到阳明师门的门风，那种眉睫之教的精细。孔子说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弟子们以为我有所隐藏吗？我一点隐藏都没有。我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在弟子面前，这就是我孔丘。“无行不与二三子”正是孔子的眉睫之教。

心斋先生的族弟，王一庵先生称心斋“斋明盛服，一时俱在”，心斋先生教子弟，最为有力度的就是这个斋明盛服。斋明，是说内心庄敬而光明，盛服是衣着仪容整肃。心斋的一言一行，透露出的气息就是斋明盛服。心斋的儿子，王东厓先生说：“天地以大其量，山岳以耸其志，冰霜以严其操，春阳以和其容，此吾人进道之法象也。”这便是心斋先生带起的家风。

《礼记·表記》讲：“仁者，天下之表也。义者，天下之制也。”仁者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就是天下人的表率。正义的人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就是天下的制度。仁义，就是天下的法象。也就是心斋说的“矩”。

周子说：“人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”“天”的德行，即是气量大如天地，志向高耸如山岳，节操严如冰霜，容色暖如春阳。圣人希慕天，贤人希慕圣人，常人希慕贤人。

心斋先生通过自己的修身，不但改变了家风，一乡的风气都有变化。

东厓先生说：“自吾先君前辈倡道以来，在在处处高谈仁义而人弗惊，明着衣冠而士乐从，此等风化，三代之治其在兹乎？若某之愚，终身从事，虽梦寐而不忘情也，有由然矣，幸哉！”从我的先父（心斋）以及前辈弘扬儒学以来，人们随时随地高谈仁义，也没有人觉得惊讶。

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在街上谈股票，谈房价，没有人会惊讶。若是谈道德仁义，别人会觉得奇怪。）理直气壮地穿着儒者的衣冠，别人不觉得奇怪，反而乐于跟从。这样的风化，三代圣王的治下的风气恐怕就在这里了。我不才，愿意终身从事我父亲的事业。即便在睡梦中，我都不能忘怀。因为这感受是油然而生的。真是有幸啊！

东厓六十岁时说：“居常见乡之耆众，群出而肃衣巾，具仪礼，执杯罍，而称寿于人之庭，竟人欢会，竟不知其凡几矣。大都以寿庆者恒十之八九。感而喜曰：何吾乡之多享有永年者，

足以征风土之厚……”

我（六十岁的东厓先生）居家乡时，常常看到乡里的老人一起出来，穿着儒家的衣冠，依照儒礼，拿着酒杯，在庭院里给人贺寿。总有人欢快地聚会，都不知道多少回了。乡里十有八九都能活得长久而庆寿。我十分高兴：为何我们乡的人大多能长寿，这足以证明我们这里风土厚重。

这是心斋先生去世之后，故乡安丰一代的风气。而在心斋先生兴起讲会之前，安丰一代是盐场，生活艰苦，风俗骠悍。心斋先生倡道之后，其家风，学派的门风，以及乡间的民风都有了巨大的改变。李二曲先生称心斋：“雨化风行，万众环集。”刘戴山先生称心斋：“化民成俗之功，且不在阳明之下也。”

今日学习心斋，改善我们的家风，须把握几个要点：

1、我修身齐家，不单是为了我自己。家人与我是一体的。家人的德行有所改善，人生得到提升，有时候比自己德行的长进还令我高兴。家人德行不足，我便看作自身德行不足。切不可把自己和家人分开。如果觉得自己德行越来越好，反而看不上家人的德行，那修身一定走上邪道了。这是由内而外，由己及人，根本的齐家路线。

2、对家风有一个高的要求。比如凡事只讲道义，不讲利益。这时候，即便自己是个功利的人，也不妨碍在家中高举道义。因为我高举道义不是为了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等，不是为了责备别人，而是为了把家风整体往上拉。在我高举道义的时候，一旦我心里有了功利的想法，不但别人都盯着我，我自己都会觉得羞耻。于是，功利心刚刚萌发的时候，常常就因羞耻感而自行消退了。《表記》讲：“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，耻有其容而无其辞，耻有其辞而无其德，耻有其德而无其行。是故君子衰经则有哀色，端冕则有敬色，甲冑则有不可辱之色。”君子穿上了一件衣服，而没有合适的仪容，便觉得羞耻（表里不一）。有合适的仪容而没有合适的言辞，便会觉得羞耻。有合适的言辞而没有一致的品德就觉得羞耻。有合适的品德而没有一致的行为就会觉得羞耻。所以君子穿上丧服就有哀伤的神色，带上帽子就有庄敬的神色，穿上铠甲就有凌然不可辱的神色。

所以，在自己德行还不足的时候，也不妨努力做出个君子的样子。在别人盯着我的时候，我生怕自己言行不一。这个怕，正是羞恶之心，是人的本性。这个怕恰恰是我们修身的一大利器。这个怕，并且迎难而上，正需要一个勇字。需要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大胸襟，大气魄。这是由外而内，提振家风，刚勇的齐家路线。

3、修身和齐家，实际是没有先后的。所谓由外而内，由内而外，只是从不同角度谈同一件事情。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提醒自己做一样的事情。在我欲高举道义的时候，实则也是对自己的高要求，而非要求别人。同样，在我自修的时候，我也正是在高举道义。所以，修身就是齐家。个人的养气，就是全家人在养气，是全家人的气量在增长。个人的气质变化了，也就是全家的气质在改变。否则，自己修养变好、气量变大、气质变好，都只是假象。都是学了一些知识、概念、名相之后，自己产生的虚幻的感觉，玄虚而不真实。

四、小结

整理心斋的家学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我原先是与家乡的三五好友一起践行心斋之学。后来因为便捷的的网络，心斋的后人加入进来，各行各业的学友加入进来。大家一起遵行心斋先生的教诲，用自己当下的人生去呈现心斋的学问。

心斋先生在民间讲学时，许多人诽谤他。心斋先生说，那些用言语诽谤我的人，他们的诽谤很轻。而诸位弟子，如果你们言行不合于道义，那就是用你们的现实生命诽谤我，这个诽谤就深了。（以言谤我者，其谤浅；以身谤我者，其谤深矣。）泰州之学的载体，不是文章，不是思辨，而是活生生的，我们眼下的生命，心斋先生所谓“举手投足不敢忘”。世上许多的学问，用文字去书写文章；而我愿与我的读者一起，用我们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举动去写“文

章”。时间不能倒退，我们的这篇“文章”写下来就是定稿。孔子所谓：“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”（我们在这个时代做事情，后世的人把我们的言行作为楷模。）

基于此，也是基于出版社的要求，我将对本书涉及的文字做三个工作：白话翻译、字词注释、实践要点。愿与诸位读者发个誓愿：我们一起共学，实实落落地学习，共同提振我们家庭的风气，时代的风气。